

高僧傳卷第二

古  
伊

高僧傳卷第二

伊二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譯經中

晉

鳩摩羅什一

弗若多羅二

曇摩流支三

畢摩羅叉四

佛陀耶舍五

佛馱跋陀羅六

曇無讖七

鳩摩羅什此云童壽天竺人也家世國相什  
祖父達多侗不群名重於國父鳩摩炎聰

明有懿節將嗣相位乃辭避出家東度葱嶺  
龜茲王聞其棄榮甚敬慕之自出郊迎請爲  
國師王有妹年始二十才悟明敏過目必解  
一聞則誦且體有赤顰法生智子諸國聘之  
並不肯行及見摩炎心欲當之乃逼以妻焉  
旣而懷什什在胎時其母慧解倍常聞雀梨  
大寺名德旣多又有得道之僧卽與王族貴  
女德行諸尼彌日設供請齋聽法什母忽自  
通天竺語難問之辭必窮淵致衆咸歎異有  
羅漢達摩瞿沙曰此必懷智子爲說舍利弗

在胎之證及什生之後還忘前言久之什母  
樂欲出家夫未之許遂更產一男名弗沙提  
婆後因出城遊觀見塚間枯骨異處縱橫於  
是深惟苦本定求離俗誓志落髮不啜飲食  
至六日夜氣力綿乏疑不達旦夫乃懼而許  
焉以未剃髮故猶不嘗進即勅人爲除髮乃  
下飲食次日受戒仍業禪法專精匪懈學得  
初果什年七歲亦俱出家從師受經日誦千  
偈偈有三十二字凡三萬二千言誦毗曇旣  
過師授其義即自通達無幽不暢時龜茲國

人以其母王女利養甚多乃攜什避之什年  
九歲隨母渡辛頭河至罽賓遇名德法師盤  
頭達多即罽賓王之從弟也淵粹有大量才  
明博識獨步當時三藏九部莫不該博從旦  
至中手寫千偈從中至暮亦誦千偈名播諸  
國遠近師之什伊二至即崇以師禮從受雜藏中  
長二舍凡四百萬言達多每稱什神俊遂聲  
徹於王王即請入集外道論師共相攻難言  
氣始交外道輕其年幼言頗不遜什乘隙而  
挫之外道折伏愧惋無言王益敬異日給鵝

腊一雙粳米麩各三斗酥六升此外國之上  
供也所住寺僧乃差大僧五人沙彌十人營  
視掃灑有若弟子其見尊崇如此至年十二  
其母攜還龜茲諸國皆聘以重爵什並不顧  
時什母將什至月氏北山有一羅漢見而異  
之謂其母曰常當守護此沙彌若至年三十  
五不破戒者當大興佛法度無數人與優波  
鞠多無異若戒不全無能爲也止可才明雋  
藝法師而已什進到沙勒國頂戴佛鉢心自  
念言鉢形甚大何其輕耶即重不可勝失聲

下之母問其故答云兒心有分別故鉢有輕  
重耳遂停沙勒一年其冬誦阿毗曇於十門  
修智諸品無所諮受而備達其妙又於六足  
諸問無所滯礙沙勒國有三藏沙門名喜見  
謂其王曰此沙彌不可輕王宜請令初開法  
門伊二凡有二益一國內沙門恥其不逮三必見勉  
強二龜茲王必謂什出我國而彼尊之是尊  
我也必來交好王許焉即設大會請什升座  
說轉法輪經龜茲王果遣重使酬其親好什  
以說法之暇乃尋訪外道經書善學韋陀舍

多論多明文辭製作問答等事又博覽四韋陀典及五明諸論陰陽星筭莫不畢盡妙達吉凶言若符契為性率達不厲小檢修行者頗共疑之然什自得於心未嘗介意時有沙車王子叅軍王子兄弟二人委國請從而為沙門兄字須利耶跋陀弟字須耶利蘇摩蘇摩才技絕倫專以大乘為化其兄及諸學者皆共師焉什亦宗而奉之親好彌至蘇摩後為什說阿耨達經什聞陰界諸入皆空無相怪而問曰此經更有何義而皆破壞諸法答



曰眼等諸法非真實有什旣執有眼根彼據  
因成無實於是研覈大小往復移時什方知  
理有所歸遂專務方等乃歎曰吾昔學小乘  
如人不識金以鋤石爲妙因廣求義要受誦  
中百二論及十二門等頃之隨母進到溫宿

國即龜茲之北界時溫宿有一道士神辯英  
秀振名諸國手擊王鼓而自誓言論勝我者  
斬首謝之什旣至以二義相檢即迷悶自失  
稽首歸依於是聲滿葱左譽宣河外龜茲王  
躬往溫宿迎什還國廣說諸經四遠學宗莫

之能抗時王女爲尼字阿竭耶末帝博覽群  
經特深禪要云已證二果聞法喜踊迺更設  
大集請開方等經奧什爲推辯諸法皆空無  
我分別陰界假名非實時會聽者莫不悲感  
追悼恨悟之晚矣至年二十受戒於王宮從

伊二

四

卑摩羅叉學十誦律有頃什母辭往天竺謂  
龜茲王白純曰汝國尋衰吾其去矣行至天  
竺進登三果什母臨去謂什曰方等深教應  
大闡真丹傳之東土唯爾之力但於自身無  
利其可如何什曰大士之道利彼忘軀若必

使大化流傳能洗悟矇俗雖復身當爐鑊苦  
而無恨於是留住龜茲止于新寺後於寺側  
故宮中初得放光經始就披讀魔來蔽文唯  
見空牒什知是魔所爲誓心踰固魔去字顯  
仍習誦之復聞空中聲曰汝是智人何用以  
讀此什曰汝是小魔宜時速去我心如地不  
可轉也停住二年廣誦大乘經論洞其祕奧  
龜茲王爲造金師子座以大秦錦褥鋪之令  
什昇而說法什曰家師猶未悟大乘欲躬往  
仰化不得停此俄而大師盤頭達多不遠而

至王曰大師何能遠顧達多曰一聞弟子所  
悟非常二聞大王弘贊佛道故冒涉艱危遠  
奔神國什得師至欣遂本懷即為師說德女  
問經多明因緣空假昔與師俱所不信故先  
說也師謂什曰汝於大乘見何異相而欲尚  
之什曰大乘深淨明有法皆空小乘偏局多  
滯名相師曰汝說一切皆空甚可畏也安捨  
有法而愛空乎如昔狂人令績師績綿極令  
細好績師加意細若微塵狂人猶恨其麤績  
師大怒乃指空示曰此是細縷狂人曰何以

伊二

五

不見師曰此縷極細我工之良匠猶且不見  
況他人耶狂人大喜以付織師師亦効焉皆  
蒙上賞而實無物汝之空法亦由此也什乃  
連類而陳之徃復苦至經一月餘日方乃信  
服師歎曰師不能達反啓其志驗於今矣於  
是禮什爲師言和尚是我大乘師我是和尚  
小乘師矣西域諸國咸伏什神雋每至講說  
諸王皆長跪座側令什踐而登焉其見重如  
此什旣道流西域名被東國時符堅僭號關  
中有外國前部王及龜茲王弟並來朝堅堅

於正殿引見二王因說堅云西域多產珍竒  
乃請兵往定以求內附至符堅建元十三年  
歲次丁丑正月太史奏云有星見外國分野  
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堅曰朕聞西域有  
鳩摩羅什襄陽有沙門道安將非此耶即遣  
使求之至十七年二月鄯善王前部王等又  
說堅請兵西伐十八年九月堅遣驍騎將軍  
呂光陵江將軍姜飛等將前部王及車師王  
等率兵七萬西伐龜茲及烏耆諸國臨發堅  
餞光於建章宮謂光曰夫帝王應天而治以

子愛蒼生為本豈貪其地而伐之正以懷道  
之人故也朕聞西國有鳩摩羅什深解法相  
善閑陰陽為後學之宗朕甚思之賢哲者國  
之大寶若剋龜茲即馳驛送什光軍未到什  
謂龜茲王白純曰國運衰矣當有勅敵日下  
伊二  
人從東方來宜恭承之勿抗其鋒純不從而  
六  
戰光遂破龜茲殺純立純弟震為主光既獲  
什未測其智量見年齒尚少乃凡人戲之強  
妻以龜茲王女什拒而不受辭甚苦到光曰  
道士之操不踰先父何所固辭乃飲以醇酒

同閉密室什被逼既至遂虧其節或令騎牛  
及乘惡馬欲使墮落什常懷忍辱曾無異色  
光慙愧而止光還中路置軍於山下將士已  
休什曰不可在此必見狼狽宜徙軍隴上光  
不納至夜果大雨洪潦暴起水深數丈死者  
數千光始密而異之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  
不宜淹留推運揆數應速言歸中路必有福  
地可居光從之至涼州聞符堅已爲姚萇所  
害光三軍縞素大臨城南於是竊號關外稱  
年太安太安二年正月姑臧大風什曰不祥



之風當有姦叛然不勞自定也俄而梁謙彭  
晃相繼而反尋皆殄滅光至龍飛二年張掖  
臨松盧水胡沮渠男成及從弟蒙遜反推建  
康太守段業為主光遣庶子秦州刺史太原  
公纂率衆五萬討之時論謂業等烏合纂有  
威聲勢必全剋光以問什什曰觀察此行未  
見其利旣而纂敗績於合黎俄又郭馨作亂  
纂委大軍輕還復爲馨所敗僅以身免光中  
書監張資文翰溫雅光甚器之資病光博營  
救療有外國道人羅叉云能差資疾光喜給

賜甚重什知又誑詐告資曰又不能爲蓋徒  
煩費耳冥運雖隱可以事試也乃以五色絲  
作繩結之燒爲灰末投水中灰若出水還成  
繩者病不可愈須臾灰聚浮出復繩本形旣  
而又治無効少日資亡頃之光又卒子紹襲  
位數日光庶子纂殺紹自立稱元咸寧咸寧  
二年有猪生子一身三頭龍出東廂井中到  
殿前蟠卧比旦失之纂以爲美瑞號大殿爲  
龍翔殿俄而有黑龍昇於當陽九宮門纂改  
九宮門爲龍興門什奏曰比日潛龍出遊豕

妖表異龍者陰類出入有時而今屢見則爲  
災眚必有下人謀上之變宜克已修德以答  
天威纂不納與什博戲殺碁曰斫胡奴頭什  
曰不能斫胡奴頭胡奴將斫人頭此言有旨  
而纂終不悟光弟保有子名超超小字胡奴  
後果殺纂斬首立其兄隆爲主時人方驗什  
之言也什停涼積年吕光父子旣不弘道故  
蘊其深解無所宣化符堅已亡竟不相見及  
姚萇僭有關中聞其高名虚心要請諸吕以  
什智計多解恐爲姚謀不許東入及萇卒子

興襲位復遣敦請興弘始三年三月有樹連  
理生于廟庭逍遙園葱變爲萑以爲美瑞謂  
智人應入至五月興遣隴西公碩德西伐呂  
隆隆軍大破至九月隆上表歸降方得迎什  
入關以其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于長安興待  
以國師之禮甚見優寵晤言相對則淹留終  
日研微造盡則窮年忘勸自大法東被始於  
漢明涉歷魏晉經論漸多而支竺所出多滯  
文格義興少崇三寶銳志講集什既至止仍  
請入西明閣及逍遙園譯出衆經什既率多

諳誦無不究盡轉能漢言音譯流便既覽舊  
經義多紕謬皆由先譯失旨不與梵本相應  
於是興使沙門僧碧僧遷法欽道流道恒道  
標僧叡僧肇等八百餘人諮受什旨更令出  
大品什持梵本興執舊經以相讎校其新文  
異舊者義皆圓通衆心愜伏莫不欣讚興以  
佛道冲邃其行唯善信爲出苦之良津御世  
之洪則故託意九經遊心十二乃著通三世  
論以勗示因果王公已下並欽讚厥風大將  
軍常山公顯左將軍安城侯嵩並篤信緣業

屢請什於長安大寺講說新經續出小品金  
剛般若十住法華維摩思益首楞嚴持世佛  
藏菩薩藏遺教菩提無行呵欲自在王因緣  
觀小無量壽新賢劫禪經禪法要禪要解彌  
勒成佛彌勒下生十誦律十誦戒本菩薩戒  
本釋成實十住中百十二門諸論凡三百餘  
卷並暢顯神源揮發幽致于時四方義士萬  
里必集盛業久大于今式仰龍光釋道生慧  
解入微玄構文外每恐言舛入關請決廬山  
釋慧遠學貫群經棟梁遺化而時去聖久疑

義多端乃封以諮什語見遠傳初沙門慧叡  
才識高明常隨什傳寫什每爲叡論西方辭  
體商略同異云天竺國俗甚重文製其宮商  
體韻以入絃爲善凡覲國王必有讚德見佛  
之儀以歌歎爲貴經中偈頌皆其式也但改  
梵爲秦失其藻蔚雖得大意殊隔文體有似  
嚼飯與人非徒失味乃令嘔噦也什常作頌  
贈沙門法和云心山育明德流薰萬由延哀  
鸞孤桐上清音徹九天凡爲十偈辭喻皆爾  
什雅好大乘志存敷廣常歎曰吾若著筆作

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延子比也今在秦地深  
識者寡折翮於此將何所論乃悽然而止唯  
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并注維摩出言成章  
無所刪改辭喻婉約莫非玄奧什爲人神情  
鑒徹傲岸出群應機領會鮮有其匹且篤性  
仁厚汎愛爲心虛已善誘終日無倦姚主常  
謂什曰大師聰明超悟天下莫二若一旦後  
世何可使法種無嗣遂以伎女十人逼令受  
之自爾已來不住僧坊別立廨舍供給豐盈  
每至講說常先自說譬如臭泥中生蓮花但



採蓮花勿取臭泥也初什在龜茲從卑摩羅  
叉律師受律卑摩後入關中什聞至欣然師  
敬盡禮卑摩未知被逼之事因問什曰汝於  
漢地大有重緣受法弟子可有幾人什答云  
漢境經律未備新經及諸論等多是什所傳  
出三千徒衆皆從什受法但什累業障深故  
不受師敬耳又杯度比丘在彭城聞什在長  
安乃歎曰吾與此子戲別三百餘年杳然未  
期遲有遇於來生耳什未終日少覺四大不  
愈乃口出三番神呪令外國弟子誦之以自

救未及致力轉覺危殆於是力疾與衆僧告  
別曰因法相遇殊未盡伊心方復後世惻愴  
可言自以闇昧謬充傳譯凡所出經論三百  
餘卷唯十誦一部未及刪煩存其本旨必無  
差失願凡所宣譯傳流後世咸共弘通今於  
衆前發誠實誓若所傳無謬者當使焚身之  
後舌不焦爛以僞秦弘始十一年八月二十  
日卒于長安是歲晉義熙五年也即於逍遙  
園依外國法以火焚屍薪滅形碎唯舌不灰  
後外國沙門來云羅什所諳十不出一初什

一名鳩摩羅耆婆外國製名多以父母爲本  
什父鳩摩炎母字耆婆故兼取爲名焉然什  
死年月諸記不同或云弘始七年或云八年  
或云十一尋七與十一字或訛誤而譯經錄  
中猶有十一年者容恐雷同三家無以正焉  
弗若多羅此云功德華鬪賓人也少出家以  
戒節見稱備通三藏而專精十誦律部爲外  
國師宗時人咸謂已階聖果以僞秦弘始中  
振錫入關秦主姚興待以上賓之禮羅什亦  
挹其戒範厚相崇敬先是經法雖傳律藏未

闡聞多羅既善斯部咸共思慕以僞秦弘始六年十月十七日集義學僧數百餘人於長安中寺延請多羅誦出十誦梵本羅什譯爲晉文三分獲二多羅遘疾奄然棄世衆以大業未卒而匠人逝往悲恨之深有踰常痛

曇摩流支此云法樂西域人也棄家入道偏以律藏馳名以弘始七年秋達自關中初弗若多羅誦出十誦未竟而亡廬山釋慧遠聞支既善毗尼希得究竟律部乃遣書通好曰佛教之興先行上國自分流以來四百餘年

至於沙門律戒所闕尤多頃有西域道士弗  
若多羅是罽賓人其諷十誦梵本有羅什法  
師通才博見爲之傳譯十誦之中文始過半  
多羅早喪中途而寢不得究竟大業慨恨良  
深傳聞仁者賫此經自隨甚欣所遇冥運之  
來豈人事而已耶想弘道爲物感時而動叩  
之有人必情無所怙若能爲律學之徒畢此  
經本開示梵行洗其耳目使始涉之流不失  
無上之津澡懷勝業者日月彌朗此則惠深  
德厚人神同感矣幸願垂懷不乖往意一二

悉諸道人所具流支既得遠書及姚興敦請  
乃與什共譯十誦都畢研詳考覆條制審定  
而什猶恨文煩未善既而什化不獲刪治流  
支住長安大寺慧觀欲請下京師支曰彼土  
有人有法足以利世吾當更行無律教處於

伊二

十二

是遊化餘方不知所卒或云終於涼土未詳  
卑摩羅叉此云無垢眼罽賓人沉靖有志力  
出家履道苦節成務先在龜茲弘闡律藏四  
方學者競往師之鳩摩羅什時亦預焉及龜  
茲陷沒乃避地烏纏頃之聞什在長安大弘

經藏又欲使毗尼勝品復洽東國於是杖錫  
流沙冒險東渡以僞秦弘始八年達自關中  
什以師禮敬待又亦以遠遇欣然及羅什棄  
世又乃出遊關左逗于壽春止石澗寺律徒  
雲聚盛闡毗尼羅什所譯十誦本五十八卷  
最後一誦謂明受戒法及諸成善法事逐其  
義要改名善誦又後賫往石澗開爲六十一  
卷最後一誦改爲毗尼誦故猶二名存焉頃  
之南適江陵於新寺夏坐開講十誦旣通漢  
言善相領納無作妙本大闡當時析文求理

者其聚如林明條知禁者數亦殷矣律藏大  
弘又之力也道場慧觀深括宗旨記其所制  
內禁輕重撰爲二卷送還京師僧尼披習競  
相傳寫時聞者諺曰卑羅鄙語慧觀才錄都  
人繕寫紙貴如玉今猶行於世爲後生法矣

伊二

十三

又養德好閑棄誼離俗其年冬復還壽春石  
澗卒於寺焉春秋七十有七又爲人眼青時  
人亦號爲青眼律師

佛陀耶舍此云覺名罽賓人婆羅門種世事  
外道有一沙門從其家乞食其父怒使人打



之父遂手脚攣躄不能行止乃問於巫師對  
曰坐犯賢人鬼神使然也即請此沙門竭誠  
懺悔數日便瘳因令耶舍出家爲其弟子時  
年十三常隨師遠行於曠野逢虎師欲走避  
耶舍曰此虎已飽必不侵人俄而虎去前行  
果見餘殞師密異之至年十五誦經日得二  
三萬言所住寺常於外分衛廢於誦習有一  
羅漢重其聰敏恒乞食供之至年十九誦大  
小乘經數百萬言然性度簡傲頗以知見自  
處謂少堪已師故不爲諸僧所重但美儀止

善談笑見者忘其深恨年及進戒莫爲臨壇  
所以向立之歲猶爲沙彌乃從其舅學五明  
諸論世間法術多所綜習年二十七方受具  
戒恒以讀誦爲務手不釋牒每端坐思義不  
覺虛中過時其專精如此後至沙勒國國王  
不念請三千僧會耶舍預其一焉時太子達  
磨弗多此言法子見耶舍容服端雅問所從  
來耶舍訓對清辯太子悅之仍請留宮內供  
養待遇隆厚羅什後至復從舍受學甚相尊  
敬什旣隨母還龜茲耶舍留止頃之王薨太

子即位時符堅遣呂光等西伐龜茲龜茲王  
急求救於沙勒沙勒王自率兵赴之使耶舍  
留輔太子委以後事救軍未至而龜茲已敗  
王歸具說羅什爲光所執舍乃歎曰我與羅  
什相遇雖久未盡懷抱其忽忍羈虜相見何期  
停十餘年乃東適龜茲法化甚盛時什在姑  
臧遣信要之裹糧欲去國人留之復停歲許  
後語弟子云吾欲尋羅什可密裝夜發勿使  
人知弟子曰恐明日追至不免復還耳耶舍  
乃取清水一鉢以藥投中咒數十言與弟子

洗足即便夜發比至旦行數百里問弟子曰  
何所覺耶答曰唯聞疾風之響眼中淚出耳  
耶舍又與呪水洗足住息明旦國人追之已  
差數百里不及行達姑臧而什已入長安聞  
姚興逼以妾媵勸爲非法乃歎曰羅什如好  
綿何可使入棘林中什聞其至姑臧勸姚興  
迎之興未納頃之興命什譯出經藏什曰夫  
弘宣法教宜令文義圓通貧道雖誦其文未  
善其理唯佛陀耶舍深達幽致今在姑臧願  
詔徵之一言三詳然後著筆使微言不墜取

信千載也興從之即遣使招迎厚加贈遺悉  
不受乃笑曰明旨旣降便應載馳檀越待士  
旣厚脫如羅什見處則未敢聞命使還具說  
之興歎其幾慎重信敦喻方至長安興自出  
候問別立新省於逍遙園中四事供養並不  
受時至分衛一食而已伊二于時羅什出十住經  
一月餘日疑難猶豫尚未操筆耶舍旣至共  
相徵決辭理方定道俗三千餘人皆歎其賞  
要舍爲人赤髭善解毗婆沙時人號曰赤髭  
毗婆沙旣爲羅什之師亦稱大毗婆沙四事

供養衣鉢卧具滿三間屋不以關心姚興爲  
貨之於城南造寺耶舍先誦曇無德律僞司  
隸校尉姚爽請令出之疑其遺謬乃試耶舍  
令誦羌籍藥方可五萬言經一日乃執文覆  
之不誤一字衆服其強記即以弘始十二年  
譯出四分律凡四十四卷并出長阿含等涼  
州沙門竺佛念譯爲秦言道舍筆受至十五  
年解座興觀耶舍布絹萬疋悉不受道舍佛  
念布絹各千疋名德沙門五百人皆重觀施  
耶舍後辭還外國至罽賓得虛空藏經一卷

寄賈客傳與涼州諸僧後不知所終

佛馱跋陀羅此云覺賢本姓釋氏迦維羅衛人甘露飯王之苗裔也祖父達摩提婆此云法天嘗商旅於北天竺因而居焉父達摩脩耶利此云法日父少亡賢三歲孤與母居五歲復喪母爲外氏所養從祖鳩婆利聞其聰敏兼悼其孤露乃迎還度爲沙彌至年十七與同學數人俱以習誦爲業衆皆一月賢一日誦畢其師歎曰賢一日敵三十夫也及受具戒修業精懃博學群經多所通達少以禪

律馳名常與同學僧伽達多共遊罽賓同處  
積載達多雖服其才明而未測其人也後於  
密室閉戶坐禪忽見賢來驚問何來答云甞  
至兜率致敬彌勒言訖便隱達多知是聖人  
未測深淺後屢見賢神變乃敬心祈問方知

伊二

十六

得不還果常欲遊方弘化備觀風俗會有秦  
沙門智嚴西至罽賓覩法衆清淨乃慨然東  
顧曰我諸同輩斯有道志而不遇真正發悟  
莫由即諮詢國衆孰能流化東土僉曰有佛  
馱跋陀者出生天竺那呵梨城族姓相承世



遵道學其童齒出家已通解經論少受業於  
大禪師佛大先先時亦在罽賓乃謂嚴曰可  
以振維僧徒宣授禪法者佛馱跋陀其人也  
嚴旣要請苦至賢遂愍而許焉於是捨衆辭  
師裹糧東逝步驟三載綿歷寒暑旣度葱嶺  
路經六國國主矜其遠化並傾懷資奉至交  
趾乃附舶循海而行經一島下賢以手指山  
曰可止於此舶主曰客行惜日調風難遇不  
可停也行二百餘里忽風轉吹舶還向島下  
衆人方悟其神咸師事之聽其進止後遇便

風同侶皆發賢曰不可動船主乃止既而有  
先發者一時覆敗後於闇夜之中忽令衆船  
俱發無肯從者賢自起收纜唯一船獨發俄  
爾賊至留者悉被抄害頃之至青州東萊郡  
聞鳩摩羅什在長安即徃從之什大欣悅共  
論法相振發玄微多所悟益因謂什曰君所  
釋不出人意而致高名何耶什曰吾年老故  
爾何必能稱美談什每有疑義必共諮決秦  
太子泓欲聞賢說法乃要命群僧集論東宮  
羅什與賢數番徃復什問曰法云何空答曰

衆微成色色無自性故唯色常空又問既以  
極微破色空復云何破一微答曰群師或破  
析一微我意謂不爾又問微是常耶答曰以  
一微故衆微空以衆微故一微空時寶雲譯  
出此語不解其意道俗咸謂賢之所計微塵  
是常餘日長安學僧復請更釋賢曰夫法不  
自生緣會故生緣一微故有衆微微無自性  
則爲空矣寧可言不破一微常而不空乎此  
是問答之大意也秦主姚興專志佛法供養  
三千餘僧並往來宮闕盛修人事唯賢守靜

不與衆同後語弟子云我昨見本鄉有五船  
俱發旣而弟子傳告外人關中舊僧咸以爲  
顯異惑衆又賢在長安大弘禪業四方樂靖  
者並聞風而至但染學有淺深所得有濃淡  
澆僞之徒因而詭滑有一弟子因少觀行自  
言得阿那舍果賢未即檢問遂致流言大被  
謗黷將有不測之禍於是徒衆或藏名潛去  
或踰墻夜走半日之中衆散殆盡賢乃怡然  
不以介意時舊僧僧碧道恒等謂賢曰佛尚  
不聽說已所得法先言五船將至虛而無實

又門徒誑惑互起同異既於律有違理不同  
止宜可時去勿得停留賢曰我身若流萍去  
留甚易但恨懷抱未伸以爲慨然耳於是與  
弟子慧觀等四十餘人俱發神志從容初無  
異色識真之衆咸共歎惜白黑送者千有餘

伊二

十八

人姚興聞去悵悵乃謂道恒曰佛賢沙門協  
道來遊欲宣遺教緘言未吐良用深慨豈可  
以一言之咎令萬夫無導因勅令追之賢謂  
使曰誠知恩旨無預聞命於是率侶宵征南  
指廬岳沙門釋慧遠久服風名聞至欣喜傾

蓋若舊遠以賢之被擯過由門人若懸記五  
船止說在同意亦於律無犯乃遣弟子曇邕  
致書姚主及關中衆僧解其擯事遠乃請出  
禪數諸經賢志在遊化居無求安停山歲許  
復西適江陵遇外國船主旣而訊訪果是天  
竺五船先所見者也傾境士庶競來禮事其  
有奉施悉皆不受持鉢分衛不問豪賤時陳  
郡袁豹爲宋武帝太尉長史宋武南討劉毅  
豹隨府屈于江陵賢將弟子慧觀詣豹乞食  
豹素不敬信待之甚薄未飽辭退豹曰似未

足且復少留賢曰檀越施心有限故令所設  
已罄豹即呼左右益飯飯果盡豹大慙愧既  
而問慧觀曰此沙門何如人觀曰德量高遠  
非凡所測豹深歎異以啓太尉太尉請與相  
見甚崇敬之資供備至俄而太尉還都請與  
俱歸安止道場寺賢儀軌率素不同華俗而  
志韻清遠雅有淵致京師法師僧弼與沙門  
寶林書曰道場禪師甚有天心便是天竺王  
何風流人也其見稱如此先是沙門支法領  
於于填得華嚴前分三萬六千偈未有宣譯

到義熙十四年吳郡內史孟顛右衛將軍褚  
叔度即請賢爲譯匠乃手執梵文共沙門法  
業慧義慧嚴等百有餘人於道場譯出詮定  
文旨會通華梵妙得經意故道場寺猶有華  
嚴堂焉又沙門法顯於西域所得僧祇律梵  
本復請賢譯爲晉文語在顯傳其先後所出  
觀佛三昧海六卷泥洹及修行方便論等凡  
一十五部一百十有七卷並究其幽旨妙盡  
文意賢以元嘉六年卒春秋七十有一矣  
曇無讖或云曇摩讖或云曇無讖蓋取梵音



不同也其本中天竺人六歲遭父憂隨母傭  
織毳毼爲業見沙門達摩耶舍此云法明道  
俗所崇豐於利養其母羨之故以識爲其弟  
子十歲同學數人讀呪聰敏出群誦經日得  
萬餘言初學小乘兼覽五明諸論講說精辯  
莫能酬抗後遇白頭禪師共議論議習業旣  
異交諍十旬識雖攻難鋒起而禪師終不肯  
屈識服其精理乃謂禪師曰頗有經典可得  
見不禪師即授以樹皮涅槃經本識尋讀驚  
悟方自慙恨以爲坎井之識久迷大方於是

集衆悔過遂專業大乘至年二十誦大小乘  
經二百餘萬言讖從兄善能調象騎殺王所  
乘白耳大象王怒誅之令曰敢有視者夷三  
族親屬莫敢往者讖哭而葬之王怒欲誅讖  
讖曰王以法故殺之我以親而葬之並不違  
大義何爲見怒傍人爲之寒心其神色自若  
王竒其志氣遂留供養之讖明解呪術所向  
皆驗西域號爲大呪師後隨王入山王渴須  
水不能得讖乃密呪石出水因讚曰大王惠  
澤所感遂使枯石生泉隣國聞者皆歎王德

于時雨澤甚調百姓稱詠王悅其道術深加  
優寵頃之王意稍歇待之漸薄識以久處致  
厭乃辭往罽賓賫大涅槃前分十卷并菩薩  
戒經菩薩戒本等彼國多學小乘不信涅槃  
乃東適龜茲頃之復進到姑臧止於傳舍慮  
失經本枕之而寢有人牽之在地識驚覺謂  
是盜者如此三夕聞空中語曰此如來解脫  
之藏何以枕之識乃慙悟別置高處夜有盜  
之者數過提舉竟不能動明旦識持經去不  
以爲重盜者見之謂是聖人悉來拜謝時河

西王沮渠蒙遜僭據涼土自稱爲王聞讖名  
呼與相見接待甚厚蒙遜素奉大法志在弘  
通欲請出經本讖以未叅土言又無傳譯恐  
言舛於理不許即翻於是學語三年方譯寫  
初分十卷時沙門惠嵩道朗獨步河西值其  
宣出經藏深相推重轉易梵文嵩公筆受道  
俗數百人疑難縱橫讖臨機釋滯清辯若流  
兼富於文藻辭製華密嵩朗等更請廣出諸  
經次譯大集大雲悲華地持優婆塞戒金光  
明海龍王菩薩戒本等六十餘萬言讖以涅

槃經本品數未足還外國究尋值其母亡遂  
留歲餘後於于填更得經本中分復還姑臧  
譯之後又遣使于填尋得後分於是續譯爲  
三十三卷以僞玄始三年初就翻譯至玄始  
十年十月二十三日三裘方竟即宋武末初  
二年也讖云此經梵本三萬五千偈於此方  
減百萬言今所出者止一萬餘偈讖嘗告蒙  
遜云有鬼入聚落必多災疫遜不信欲躬見  
爲驗讖即以術加遜遜見而駭怖讖曰宜潔  
誠齋戒神呪驅之乃讀呪三日謂遜曰鬼已

去矣時境首有見鬼者云見數百疫鬼奔驟而逝境內獲安識之力也遜益加敬事至遜僞承玄二年蒙遜濟河伐乞伏暮末於枹罕以世子興國爲前驅爲末軍所敗興國擒焉後乞伏失守暮末與興國俱獲於赫連勃勃後爲吐谷渾所破興國遂爲亂兵所殺遜大怒謂事佛無應即欲遣斤沙門五十已下皆令罷道蒙遜先爲母造丈六石像像遂泣涕流淚識又格言致諫遜乃改心而悔焉時魏虜拓跋燾聞識有道術遣使迎請且告遜曰

若不遣讖便即加兵遜既事讖日久未忍聽  
去後又遣僞太常高平公李順策拜蒙遜爲  
使持節侍中都督涼州西域諸軍事太傅驃  
騎大將軍涼州牧涼王加九錫之禮又命遜  
曰聞彼有曇摩讖法師博通多識羅什之流  
伊二  
祕呪神驗澄公之匹朕思欲講道可馳驛送  
之遜與李順讌於新樂門上遜謂順曰西蕃  
老臣蒙遜奉事朝廷不敢違失而天子信納  
佞言苟見蹙迫前遣表求留曇無讖而今使  
來徵索此是門師當與之俱死實不惜殘年

人生一死詎覺幾時順曰王欵誠先著遣愛  
子入侍朝廷欵王忠績故顯嘉殊禮而王以  
一胡道人虧山岳之功不忍一朝之忿損由  
來之美豈朝廷相待之厚竊爲大王不取主  
上虛襟之至弘文所知弘文者遜所遣聘魏  
之使也遜曰太常口美如蘇秦恐情不副辭  
耳遜旣吝議不遣又迫魏之強至遜義和三  
年三月讖因請西行更尋涅槃後分遜忿其  
欲去乃密告害讖僞以資糧發遣厚贈寶貨  
臨發之日讖乃流涕告衆曰讖業對將至衆



聖不能救矣以本有心誓義不容停比發遜  
果遣刺客於路害之春秋四十九是歲宋元  
嘉十年也黑白遠近咸共嗟焉既而遜左右  
常白日見鬼神以劔擊遜至四月遜寢疾而  
亡初讖在姑臧有張掖沙門道進欲從讖受  
菩薩戒讖云且悔過乃竭誠七日七夜至第  
八日詣讖求受讖忽大怒進更思惟但是我  
業障未消耳乃戮力三年且禪且定即於定  
中見釋迦文佛與諸大士授已戒法其夕同  
止十餘人皆感夢如進所見進欲詣讖說之

未至數十步識驚起唱言善哉善哉已感戒  
矣吾當更爲汝作證次第於佛像前爲說戒  
相時沙門道朗振響關西當進感戒之夕朗  
亦通夢乃自卑戒臘求爲法弟於是從進受  
者千有餘人傳授此法迄至于今皆識之餘  
則有別記云菩薩地持經應是伊波勒菩薩  
傳來此土後果是識所傳譯疑識或非凡也  
蒙遜有從弟沮渠安陽侯者爲人強志踈通  
涉獵書記因識入河西弘闡佛法安陽乃銳  
意內典奉持五禁所讀衆經即能諷誦常以

爲務學多聞大士之盛業少時嘗度流沙至  
于闐國於瞿摩帝大寺遇天竺法師佛馱斯  
那謏問道義斯那本學大乘天才秀發誦半  
億偈明了禪法故西方諸國號爲人中師子  
安陽從受禪秘要治病經因其梵本口誦通  
利旣而東歸於高昌得觀世音彌勒二觀經  
各一卷及還河西即譯出禪要轉爲晉文及  
僞魏吞併西涼乃南奔于宋晦志卑身不交  
世務常遊止塔寺以居士自卑初出彌勒觀  
音二觀經丹陽尹孟顓見而善之深加賞接

後竹園寺慧濬尼復請出禪經安陽旣通習  
積久臨筆無滯旬有七日出爲五卷頃之又  
於鍾山定林寺譯出佛母般泥洹經一卷安  
陽居絕妻孥無欲榮利從容法侶宣通正法  
是以黑白咸敬而嘉焉後遘疾而終識所出

伊二

十四

諸經至元嘉中方傳建業道場慧觀法師志  
欲重尋涅槃後分乃啓宋太祖資給遣沙門  
道普將書吏十人西行尋經至長廣郡船破  
傷足因疾而卒道普臨終歎曰涅槃後分與  
宋地無緣矣普本高昌人經遊西域遍歷諸

國供養尊影頂戴佛鉢四塔道樹足跡形像  
無不瞻覲善能梵書備諸國語遊履異域別  
有大傳時高昌後有沙門法盛亦經往外國  
立傳凡有四卷又有些法維釋僧表並經往  
佛國云

高僧傳卷第二

音釋

侗 侗他歷切 儻卓異也 曩 龜茲 龜音丘 茲牆

名 靨 於琰切 婢 娶問也 攜 提攜也 隙 乞逆

隙 挫 則卧切 腊 思亦切 麩 莫見切 綯 渠竹

也 綯 推也 醇 常倫切 潦 魯皓切 雨 綯 渠竹

切 白 纂 作管 蔴 昌亥切 碩 常隻 紕 紕匹

也 踈 也 繆 靡 冲 邃 冲持中切 邃 雖 遂 嘔 噦 嘔

幼 切 戾 也 冲 邃 深遠也 傲 魚到切 孽 孽

於 月 切 嘔 也 鬲 下革切 鳥 慢 也 孽 孽

必 益 切 足 不 能 行 也 殞 疾 智 切 鳥 獸 殘

也 骨 媵 以 證 切 從 親 財 施 親 初 覲 切 趾 諸 市 與

合	伊	切	良	同	陟
飲	甸	灼	舟	舟	旁
也	切	毳	大	船	陌
		毳	船	也	切
		登	也	纜	盧
		切	也	舟	瞰
		毳	他	索	切
		登	合	也	維
		毛	切	也	黷
		席	登	都	徒
		也	都	騰	谷
			騰	而	切
			外	謗	也
			相	也	痛
			背	也	切
			也		碧
			讌		石



